

别人都说 我们会分开

自由极光 著

DAY MOON 20000

XIJIJI GUANG

八月长安倾情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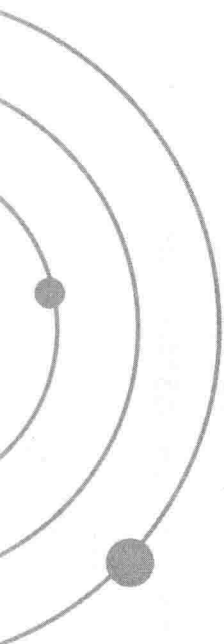
同名网剧演员全球招募中，购书有机会饰演重要角色！

DAY MO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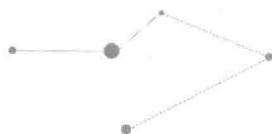
你从来都是我的未来，
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我只喜欢你。

别人 我们会分开说



目录 CONTENTS

十五、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长大就结束	138
十六、别留我一个人	145
十七、只有我当真	153
十八、最好莫过再相逢	163
十九、燃烧吧，团魂	171
二十、不一样的月光	188
二十一、战斗里成长	210
二十二、丑小鸭不是鸭	230
二十三、酒壮人胆	242
二十四、月亮的光是借来的	264
二十五、最好的朋友	280
二十六、分手快乐	297
二十七、当初不算数	315
二十八、有你的未来	331
后记	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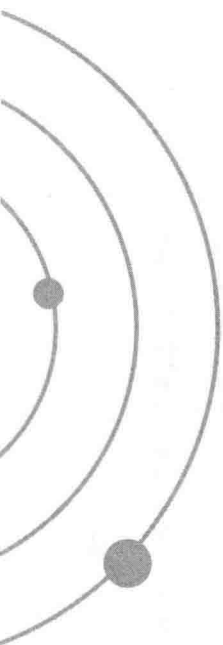


一、不一样的同文高中	002
二、年轻的字典里没有失败	012
三、多情的土地	026
四、冬天里的两把火	033
五、怎么又是你	044
六、不如我们一起	053
七、只想近一点	064
八、情书与篮球衣	073
九、为什么不是爱	083
十、其实你挺聪明的	094
十一、将来的某个时刻	104
十二、你喜欢吃小龙虾吗	112
十三、不过都是等	121
十四、我们说好了	133

别人 都会分开 都说



自由极光 著



一、不一样的同文高中

1.

高中开学报到日，下午1点。我跟另一个人站在楼梯间对峙。

说是对峙，其实我心里正敲着小鼓。没办法，这种气氛太诡异了。两个人站在窗边，暴露在阳光下，却都一言不发。对方整张脸被晒得油亮油亮，一双小眼睛却紧紧逼视着我，活像一只潜伏在深夜里的猫头鹰，那种感觉真瘁得慌。然而要命的是，虽然我已经被这种沉默所带来的尴尬折磨得开始偷偷挠手心，但我却不能主动去打破沉默。不仅是因为对方面色不善，更因为他是我在今后三年里最不想惹到的人——班主任。

我忍不住想，如果现在是在拍电影，那么这一定是个很长很长的长镜头。

演员还不好看。

在我简直要被毒辣的阳光晒晕之前，班主任终于伸手推一推那副精光四射的金丝眼镜，严肃得仿佛是随时要瞪出三只眼的马王爷：“赵苏童，你知不知道同文是什么学校？”

同文是什么学校？市重点高中，传说中名牌学府的预备队、开往重点大学的直通专列、孕育北大清华英才的摇篮。

以及，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考上的学校。

但他这么问俨然不是让我介绍同文的辉煌历史，再说我也并不太熟。倒是隔壁那所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我能流利地背到十年前。

于是我吭吭哧哧犹豫了半天，最终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个全无意义的“嗯”来。

不知道班主任把我这个“嗯”理解成了什么，也许是认为我在暗自愧疚，所以语气有些放松下来：“既然上了同文，就要有一个同文学生的自觉性，你看看你这一头。”

他在说“头”这个字的时候，背在身后的手伸出来一只，凌空指了指我的脑袋，痛心疾首：“怎么弄的？乱七八糟！”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老老实实地说：“长出来的。”

“什么？”

我只好认真地再回答一遍：“老师，这是我自己长出来的。”

班主任的表情瞬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仿佛水冰月在他脸上华丽变身，却最终定格在一个硬挤出来的笑容上——难看。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那种难看，“不会吧，别人怎么长不出来？”

我差点儿失声喊出来——那我哪儿知道啊！但我明白这一喊很可能让我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变成重点针对对象。

我只好再次说出那番重复过一万遍的解释：“应该是隔代遗传，我像我太姥姥……”

可班主任脸上写满了嘲讽的“是吗”，就像在看春晚上的魔术，随时预备着戳穿。于是我马上停下，考虑了一会儿，斟酌着说：“大概……这就是我的命吧。”

2.

等我把落在窗框里的最后一一片树叶都掐成碎末儿，抬手看了看表，一点半。我已经在这里罚站了将近半个小时。

班主任黑着脸离开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从没在同文见过你这样的女生。”

我胡乱把手上的叶子碎屑拍掉，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屏幕上映出一头棕色短发，因为正面迎着阳光的缘故，泛着那么点儿金色，像一朵软炸香菇。

据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发色比现在还要浅，几缕小黄毛软塌塌地贴在头皮上，就差在脑门儿上刻一个营养不良了。我妈认为这是因为她怀我的时候太挑食，为此愧疚了好久，拼命给我补充营养。于是上小学之前的我，圆滚滚的身躯，黄灿灿的头发，活脱脱就是一棒壮硕的玉米。

终于有一天，姥姥心疼我连一个月之前织的毛裤都穿不上了，劝我妈说：“没事儿，童童跟你姥姥那时候的头发颜色一模一样，不是营养不良。”

就这样，把锅甩给了我这位无缘谋面的太姥姥之后，我也获得了不再一天必须吃五顿饭

的自由。

后来我终于成了一个体形正常的女生，发色也依旧招摇。

我说过，我从没想过自己能考上同文。

我来自一所升学率还凑合的初中，在其中一个还凑合的班里，当着一个成绩还凑合的学生。中考的时候，也许是命运之神打了盹儿，也许是校园里的孔子像显了灵，我竟然走了那么一回狗屎运，稀里糊涂地考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然后就稀里糊涂地擦着同文的分数线，跃进了这所重点高中的龙门。

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正看着一本历史小说呢，突然就穿越了。要命的是，书还没带上，无端端就成了校园版女项少龙。不像古天乐那么十项全能，至少思想品德一栏常年保持优良；学习成绩半死不活，但最起码人格健全，身心健康。

可进入高中的第一天，仅仅因为与生俱来的发色，就被称为“你这样的女生”。

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点儿沮丧，又有一点儿委屈。

我本来就不属于这儿，什么直通专列，什么英才摇篮，我才不稀罕呢。

我这么想着，冲着体育馆门前那棵据说有一百年历史的皂角树，狠狠地翻了一个白眼。

这一翻，翻出了我人生中第一次重度眼睑痉挛。

你一定知道眼皮跳的感觉。那种不受控制的轻微抽动，在医学上，它就叫作“眼睑痉挛”。民间还就此流传着一句著名的俗语——“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我抽的是左眼，但那份“跳财”的喜悦还没来得及在心中蔓延开来，我就发觉自己这一抽抽得似乎有些不寻常。

太他×疼了！

我小腿抽过筋，现在这种疼简直就是把抽筋的小腿安到了眼睛上，两条一起！

我抬起头，阳光强烈得要命，从我快速开合的眼睛缝隙里射进来，简直要闪瞎我的眼。抬手想遮一遮，手指却清楚地感觉到半张脸都在抖动，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淌——我几乎是立刻就想起曾经在电视上看见过这种症状。

羊痫风。

这三个字在脑子里出现的那一刹那，我心里一凉，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后背突然撞上什么东西，我听见一个人闷哼一声，紧接着是一大摞书掉在大理石地面上，摔得噼里啪啦响声震天。我转过身想道歉，却刚好踩在一本书上，脚下一滑，一屁股就坐地上了。与此同时，

耳边扑通一下，一声惨叫接踵而至。

我摔得眼冒金星，被我撞倒的人“咿咿”地吸着凉气，估计也摔得够呛。短暂的几秒沉默后，一声怒吼拔地而起。

“你……”是个男生。

我泪眼模糊地一抬头，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儿，只听见对方一卡，语气中的愤怒立刻转化成了惊异：“你脸怎么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刚刚被摔蒙了，男生的话又重新提醒了我现在的处境。我试图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可脸和屁股一起疼，最终还是没克制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我得羊痫风了……我要死了……”

“谁疯了？”

这怎么还听不清话呢！我一时又气又悲，也没顾得上接话，一张脸上涕泪纵横：“连……连根筷子都没有啊……我没救了啊……”

电视上都是那么演的，发羊痫风的时候，要咬根筷子，以免咬舌自尽。

我一边哭一边抹眼泪，摸到自己半边脸还是哆哆嗦嗦，一股悲凉顿时涌上心头。什么命啊我，先是被班主任找碴儿罚站，现在无缘无故又要横死楼梯间。干脆，豁出去了，死也要死得慷慨激昂不枉此生，不管青史野史好歹留我一个名。想到这里，当下心一横，索性扯开嗓子，椎心泣血，声若洪钟，跟被捅了刀似的。

我从前不太哭，头一次发现哭也是个力气活儿。号了没几声，就感觉气儿都要上不来了，脑袋里缺氧缺得直发晕，嗓子里倒还不死心地哼哼着，有一声没一声的，很是倔强。

一双手突然横空伸过来，捧住了我的脸。

我一愣，听见他问：“你是不是抽筋了？”

我本能地想睁开眼睛，但他的手指正好搭在我眼皮上，我不敢用力，到底也没能睁开，只能口齿不清地回答：“我……我眼皮跳……脸抽了……”

话没说完，他的手已经在我脸上慢慢动了起来。手指按到眼睛周围的某个地方，我痛得嗷嗷叫，忍不住把脑袋往后缩。

他的手却端得很稳：“别乱动。”

我只好咬牙坚持。

也许真是我命不该绝，脸上的抽痛竟然真的在慢慢消退，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知觉。他的动作放得很轻，四周很静，夏末的暖风一阵一阵吹过来。他掌心的温度熨在我脸上，微微地热。

如果在之前病患状态下这是按摩，那么现在已经可以定义为……抚摸。

我突然意识到，此时若有第三人，看到的情景将会是光天化日之下，有个男生在摸我的脸。我忽然有点心慌，感觉全身的血液“呼啦”一下全都涌上了脸颊。

完了，我一定是脸红了！

他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突然停下来，几秒后手就拿开了：“好了。”停了一秒，“抽筋而已，没那么严重。”

“哦……哦，是吗。谢谢你啊。我我我……我再揉揉……”我胡乱答应着，赶忙用双手捂住脸，果然滚烫！

他淡淡“嗯”了一声。我尴尬得不行，把指缝张开一点，偷偷睁开眼睛。那个男生半蹲着，背对着我，正在把刚才被我碰掉的书重新摆到一起。我有些羞愧，但此时此刻我实在是无法红着脸去帮一个刚摸过我脸的人捡书——那一定会是我迄今为止十六年的人生路上最为尴尬的一幕。

男生把书整理好，重新抱起来往楼下走去。我蒙着脸，全神贯注听着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直到完全消失，才慢慢把手放下来，忍着屁股上的疼，手脚并用地爬到楼梯上坐下，先是发了一会儿呆，又心有余悸地把整张脸上上下下摸了一遍，再次摸出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下一秒，我哀号一声猛然把头埋进了膝盖之间。

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脑瘫！

3.

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我躲在被窝里跟我妈发短信。

我妈的短信向来言简意赅：“今天怎么样？”

我啪啪几下按键，青出于蓝：“棒。”

棒个屁！报到第一天就被班主任找去单独谈话，还被陌生人撞见疑似羊痫风发作，实在是太丢人了！可我总不能把这些事告诉她，既然都已经发生了，干吗还要多一个人心上添堵呢。

手机再次振动：“新同学都好吧？”

我有点犹豫。毕竟因为今天下午的意外，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去认识新同学。想了一会儿，我打字：“都特别好！老妈，我有点儿困了，明天还要上课呢，晚安啦。”

很快收到回复，两个字：“晚安。”

我握着手机，看着屏幕的光慢慢变暗，最后一下灭掉。这一瞬间，我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好像有点儿……孤独。我原以为，孤独这个字眼，永远都不会出现在我身上。

宿舍里已经熄了灯，外面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中漏出来投在地上，扁扁的一长道，一点儿都不朦胧。天花板上的电风扇摇头晃脑，吹过来一阵阵微乎其微的小风，我睡下铺，所以每次都只能掠过我的头发尖儿，屁用都没有。我翻了个身，换成俯卧的姿势，伸出手想要把纱窗开得再大一点儿。手刚摸到窗帘，压在枕头下面的手机突然“嗡”的一声，尤其响，我吓了一跳，伸出去的手猝不及防往下一滑，“咚”的一声重重磕在铁床架上，疼得我当即差点儿飙泪。

黑暗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声音：“谁呀？”

我蜷起身子，把手夹在腿间疼得要打滚，又因为吵到别人睡觉有点儿不好意思，忍着泪压低声音承认：“是我。”

对面的阿七骨碌一下爬起来，举起手机照明：“你咋啦？”

我一边龇牙咧嘴，一边还悲壮得仿佛刘胡兰：“没事，磕了一下……”

头顶的床板一响，从上铺探下一个头来，这是晴雯：“磕哪儿了？”

我憋着哭腔，半天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来：“手……”

阿七上铺的苏塘一脚把身上的毛巾被踢开：“我有云南白药喷雾。”敢情都没睡呢。

“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了。”我动作僵硬地把手抽出来甩了甩，又搭在冰凉的铁床架上镇痛，咬牙切齿地打开手机，准备跟那个杀千刀发短信的决一死战。

10086。

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一颗巨大的扫把星当头划过，忍不住想骂脏话：“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是挺倒霉的。”阿七表示了一下同情——我自以为的，接着说，“不过你真棒诶，咱们班主任回来的时候，那个脸啊……”说着突然“噗”的一声大笑起来，“绿得跟葱一样。”

晴雯的头还吊在外面，声音细细的，像个温柔版的贞子：“我看咱们班主任脾气不太好，不要再被他拎出去了啊。”

阿七“切”了一声支起半边身子，在阴影里仿佛一尊妖烧的睡梦罗汉：“这种班主任我见多了，事儿多得要死，不挑毛病就难受。”

“不会吧……”

“太会了！”阿七语气中的嫌弃多得简直要溢出来，“这种班主任都自带招人烦的气质，你看他那张大脸，啧啧啧，怎么能那么油！跟榨出来的似的。”

“就是。”我愤愤地追加两个字，“鲁！花！”

时间仿佛暂停了一秒，一秒钟的平静后，大家不约而同爆发出一阵狂笑，声冲云霄，整个宿舍的床板嘎吱嘎吱响个不停。

突然，一束强烈的手电筒光透过门上的玻璃直射进来。

“401 干什么呢？！”

这天晚上，宿管阿姨举着能闪瞎人眼的手电筒，在屋外大吼“401 就寝时间大声说话扣2分”的时候，我却抑制不住地偷偷笑，因为我发觉，在同文这片不一样的土地上，生活似乎也不是丝毫没有希望。

4.

第二天早上开学典礼，又是一个骄阳天。欢迎新生入学的大红条幅高高悬起，主席台上花篮、话筒架、清清爽爽几套桌椅，操场上则是两千多号人挤成乌泱泱的一大片。每个班三人一排站成纵队，女前男后，统一的蓝白相间的校服，像一排排被码齐的盒装奶。

“鲁花”（这个外号因为超高的契合度被我们一直沿用到毕业）的想法很别致，我们班的女生排两排，男生站一排，多出来的就在后面自动顺成三排，形成一个半包围结构，跟镶边儿似的——他认为这表示一道坚强的堡垒，更突出班里 60 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团结精神。我则怀疑，他之前可能卖过一段时间的切糕——爱把核桃松仁露在外面。

“鲁花”背着手来来回回一趟一趟地巡逻，一张油光瓦亮的脸上写满了“我不好惹”，周身不可自抑地散发出一种冲天的怨气。后来我听说同文长年承袭一种草率的新生分班方式——抓阄。抓阄当天班主任手气背，级部前十名一个都没有抓到，他对此耿耿于怀，觉得落在自己手上的是一班残兵败将，丧气不已。走了有来回几百趟，“鲁花”终于走累了，站在队伍最前端怒目圆睁 cosplay（角色扮演）张飞，眼角的余光却在隔壁的两个实力强班之间扫来扫去，颇有点儿铁汉柔情的意思。

虽然大家表面上是规规矩矩地站着队，但周围全都是崭新的面孔，青春的荷尔蒙蠢蠢欲动，总会忍不住窃窃私语。于是两千人的窃窃私语汇聚在一起，经过火辣辣的阳光发酵，嗡嗡嗡嗡像炸了一个巨型马蜂窝。

我看着身旁的兵荒马乱，突然觉得似乎有一个自己正慢慢地从身体里面脱离出来，缓缓飘到了人群上空，俯瞰着这群闹哄哄的苍生，有一种梦幻的缥缈感。

我找不出一个词能很好地概括这种奇妙的感觉，你明明是事件的参与者，同时却又拥有

局外人的身份。想了半天，最接近的词也就是“若即若离”。这四个字一从心头蹦出来，就在我的脑海中妩媚地旋转、跳跃。闭着眼，每个字上都长出了长长的飘带，跟敦煌飞天一样，就差没长出头来。

多年后，我回想起这一刻，才想明白那会儿大概是中暑了。

主席台上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一直没有发出点儿实质性的动静，除了音响总是单曲循环“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就只听见话筒一会儿被人拍得“噗噗”两下，一会儿又“哗——”的一声，烦不胜烦。

我站在班里男女生的交界线上，女生洗发水的味道和男生身上的汗味儿交织在一起，熏得人头昏脑涨。我试图找到阿七她们侃几句转移一下注意力，向前一望却只看见几十个扎着马尾辫的后脑勺儿，只得作罢。旁边站着一个个头跟我差不多的男生，瘦瘦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一个小笔记本。虽然半天没见他翻页，但他紧蹙的双眉仍隐约透出一丝坚毅气息，仿佛烈焰焚身而不动的邱少云。

我往小本子上扫了两眼，大约是些物理公式，心中不由得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感——唉，闷得都看起这个来了。

我感慨道：“热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说罢便怀揣期待等着他的回应。

眼镜男却只是用余光惊恐地瞄我一眼，继续低下头刻苦钻研，静谧得如同大隐隐于市的竹林七贤——本子倒是翻了页了！

我心头升上一股恶气。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就是呀，都要把人晒晕啦。”

我转过头，一个目测身高一米八的壮汉正羞赧而期待地看着我，肉乎乎的脸上表现出一种跟他外形完全不符的温良腼腆。

我愣了一秒。

小时候邻居家有个大哥哥，身形也是这样高且胖，却黑得多，偏偏还生了两道怒发冲冠的浓眉，一眼看过去依稀有几分李逵的风采，吓跑了不少相亲对象。于是他痛定思痛，努力锻炼，结果又重了十几斤。后来我在一个烧烤摊上遇见他，他一边嘴对着瓶口灌啤酒一边大着舌头告诉我：“以后跟胖人交往要小心，因为他们通常承受了太多压力，随时会有报复社会的冲动。”

我当时郑重地点了头。

但眼前的这位大汉生得慈眉善目，看久了竟然还觉得有点儿像我奶奶。想着奶奶做的鸡蛋羹，我心中涌上一段温情，直接把邻居大哥的那段话在记忆里按下了删除键：“嗯，你也

想早结束呀？”

“嗯。”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轻轻柔柔地压了压鼻子上的汗，撇撇嘴，“超级烦的。”

我斜眼往队伍前面一瞥，“鲁花”正跟一个教导主任模样的人说话，满面笑容地搓着手，丝毫没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动态。

他一边压，一边笑咪咪地歪着头：“你的头发好可爱哟。”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啊，是吗，你也挺可爱的。”

“嘻嘻。”他害羞地笑起来，腼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全然不顾身旁另一个男生的复杂表情，接着又像花姑娘们那样招摇几下纸巾，继续说，“没关系啦！”

我一头雾水：“什么没关系？”

“我初中的时候也被班主任叫出去过很多次，没事的啦，你不要放在心上。而且吧……嗯……其实……”他眉头拧起来，可以看得出正在很努力地搜索安慰我的理由，“其实外面也挺好的呀，还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在教室里可闷了，昨天班主任光是强调纪律就说了一个多小时，可烦了。”

这份突如其来的善意让我心头一软，我有点儿感动，却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以免显得自己太矫情，只说：“是吗，那他可真啰唆。”

他使劲儿点头：“就是嘛。那个普通话，一股海带味儿。”

我扑哧一声就笑了起来。

下一秒，一片庞大的阴影迅速笼罩了我。

一抬头，正对上“鲁花”那张杀气腾腾的脸。

5.

我和“奶奶”一起被罚站到了队伍的最后，令这次相识有了一种同生共死的别样的凄艳。

“鲁花”背着手转身走开的瞬间，我们俩不约而同冲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然后四目相对，一起笑了起来。

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巨大的身体微微摇了摇，含羞带臊地一抿嘴：“我叫张栋梁。”

我惊讶了一下，冲他点点头：“你好，我是王心凌。”

栋梁愣了一秒，马上笑得整个人抖似筛糠，但又碍于不能太大声，发出来的全是噗噗噗

的气音，仿佛一个随时要爆炸的汽油桶。

“我好喜欢看《微笑 pasta》哦。”接着，他低声地、欢快地唱了起来，“天空是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忽然，主席台上的音乐戛然而止，栋梁的歌声也心虚地弱了下去。有人拍了拍话筒：“晴空万里，秋风送爽，同文中学 2007—2008 学年度开学典礼，现在开始——”

音响里响起激昂的音乐，我抬头望了望碧蓝的天空，在同文可能略为糟心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二、年轻的字典里没有失败

1.

军训开始的前一天晚上，“鲁花”操着一口风情万种的怪味儿普通话，满腔愤慨，企图振奋军心，大体意思是大家一定要力争上游不屈居人下，一举拿下“先进班集体”的殊荣——基本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很有班级荣誉感，但那不是用来满足个人私心的。况且明明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就已经足够俯仰无愧了，还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

更何况，只为了在军训里不受罚不中暑不晕厥，大家都已经竭尽全力了。

每天早上七点准时集合，下午五点结束，晚上两节晚自习后放学，如此周而复始。第一天的晚自习，我们迎来了各科老师循环见面会。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赵姓语文老师，她身材小巧，气势参天，立刻布置了文言文背诵，充分展现了一名东北籍女子的雄姿。

于是在军训的这一个星期里，不仅是身体，连心灵都被击垮了。

全班刚好 60 个人，按教官的意思，按照队形分成四组，既方便管理，又能形成一个小小的竞赛关系，调动积极性。站在我旁边的男生小声“切”了一下：“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真土。”

教官一扭头，目光是两把利剑：“嘀咕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脸稍微一侧觑着这位好汉，好汉临危不乱：“报告教官，我叫孟皓！”

教官眉头拧成一道川，重重点了下头：“好，我记住你了！”

“报告教官，您还是忘了吧！”

全班哄然大笑。分组工作最终在孟皓的三十个俯卧撑中结束。

教官姓韩，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虽然端着一张严肃脸，但一到休息时间就不自觉地露出他腼腆的一面。于是训练的时候我们叫他教官，私底下就叫他“老韩”。后来大家才发现，原来老韩也不老，只比我们大两三岁，这就决定了他在休息的时候总会备受调戏。老韩对此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几天下来，兴趣爱好、当兵经历、家庭住址、生辰八字都被摸了个门儿清。

“那你有女朋友吗？”

老韩一瞪眼，脸上却是憨憨地笑着：“说的啥，你们先好好学习吧。”

装老成丝毫没有起到作用，我们继续拱他：“有吗有吗？”

老韩被闹得没办法，他皮肤黑，也看不出究竟脸红了没有，只是别过脸一个劲儿笑：“行了行了，训练训练。”

那怎么行！大家赶紧转移话题，好把休息时间拖久一点。这个方法用了几次之后老韩就识破了我们的诡计，但一群女生巴巴儿地瞅着他，哀怨得能当即哭出血来，他无奈只好跑去邻班的教官那里，原本要持续一下午的训练就搞成了一场拉歌比赛。

秋老虎迟迟盘踞不去，天气热得格外嚣张。有时眼瞧着一大片雨云铺天盖地而来，结果只是在头顶上卖弄半个小时风情，就悠悠地飘走了，十足的“婊砸”！

于是我们每天顶着骄阳，迎着炎风，从60棵小白杨一直晒成60根蔫咸菜。

一开始训练，老韩就完美变身包拯、海瑞、狄仁杰，那叫一个刚正不阿。我倒是挺喜欢他这种方式的，再者也不想找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每次训练时，总会尽力把腿绷得笔直，好比泰山顶上一棵松。但站在我对面的栋梁就有点儿遭罪，脸憋得通红，左晃一下右晃一下。

每每看到栋梁这幅摇摇欲坠的吃力样子，我都有点儿担心。也不知为什么，栋梁总能勾起我自己从来都浑然不觉的一点母性。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太像我奶奶，对我有一种亲情的羁绊。

训练间隙的小休息，栋梁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像一尊佛。汗淋漓的湿了半头，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腔：“好累哦，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我递给他一瓶矿泉水，鼓励他说：“坚持坚持，就快了。”

“太阳怎么这么大啊。”栋梁把脸凑过来，委屈得不行，“你看，有没有感觉我晒黑了好多？怎么办？好怕会晒伤哦，晒伤了怎么办吗……”